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一

記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七門廟記　劉攽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新修東府記　陳繹

新修西府記　陳繹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鍖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賛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鋈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秉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

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
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
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
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自萬雄
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
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
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
保之萬年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澠掖巖嶔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
注邑中途湍鍥濤齧寖淫奔射自道距岐以泒于
劇衢康逵巳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
高木擁檜纍糊防倍扉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
怪憚吏耽耽第養威堂皇上坐廣卧安爲即民謀
由此故城中地寖久注蝕瀹爲坎窞車踣馬跌寃
嘖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爲縣凡民病政蠹鑱剔燔
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所經歷決邑
之北偏曰魏家會溝伊夷洒並隅而東順達于谿
鋪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工農
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顧直工一月巳既而雨作

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湊如避善
政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侈肆民家
按堵所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
月夫君子何慮而不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啓塞
從時則違時僝工猶趣興役況是作也不掠農力
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
障塞則葺舊補敝猶爲按職況是舉也揭爲長利
彼以經傳用吾民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今上二十
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澠作新溝庶史
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
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
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
所樂奉者天地之和所樂觀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
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
黿鼉魚鱉之所錯祕恠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
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
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蓋耳目廣則聰明
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

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覩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爲登州也爲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爲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胷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詠其交賓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爲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爲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

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闌闤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暘曈曨破氛霧於巑岏縹渺之石而水揺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没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騖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儻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橋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筭笞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穿屨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擎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爲夫居者厭於扃束行者甘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爲我不能久於處

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爲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爲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爲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剥槌斷裂之政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

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庑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楊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庠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羮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廼畎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爲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

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皆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

王之法於是書之

秦州玩芳亭記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檜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紫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禺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翕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亟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　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

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趍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闊如此乃出聖畫新翃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鈎折繪圖以聞即刋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尤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揔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日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榱題之麗密俯而攝其衣則

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士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呴呴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　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勳伐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　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問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殷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拔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揔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　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

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
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
謀求若古人之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
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
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
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
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
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
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
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
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
登則恩見於棟桷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
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
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　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
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
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
彼細務瑣瑣烏足爲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
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

南東地大倚山民慓猾輕爲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據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記

墨君堂記　蘇軾
淨因院畫記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莊子祠堂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放鶴亭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東軒記　蘇轍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夫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

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蠻拳脊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猒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

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恠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　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

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
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
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
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
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
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
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
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
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
致衆[illegible]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
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
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
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萎則仆鼓決漏
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
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
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
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
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
君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

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
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
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
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
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
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
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
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
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
世而不遷蓋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
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
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　軾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寓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

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惟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蕨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

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
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
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
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
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
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
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
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
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
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
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
之麓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
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
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
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
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
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

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處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

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子如此子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

子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子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

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子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

也春秋傳曰奉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
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
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
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
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
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
者則威之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
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
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
僅有存者也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後
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
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
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
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
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
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
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
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黜

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媿於古人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讌忍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　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制畫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纘假

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南西川原壄衍沃甿
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
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
之固以爲寶藏數珎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齷齪循
絮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
者儀形無歉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
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庳狹
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其蓊然蔽沒蓬藋鬱所
涖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
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
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
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
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
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是聞侯之
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爲一圃集材於羨命
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屢曾不
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霤延廕衡欄擁衛總
戶通絜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
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眞賞于其下寬衷可以觴
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

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爲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

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測其深其舟如敝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憤鮫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揖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湄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歉

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書吏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勤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旣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恠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

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遺老齋記　蘇轍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湖學田記　顧臨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適南亭記　陸佃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

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潁濱遺老也盖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之所能注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 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未五年而與聞國政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illegible]

與士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欲有為
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甚於
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
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
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
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
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
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
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
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
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
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
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
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
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
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
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
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

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産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爲心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

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後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延會太守鮑侯輒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閩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廼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之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粮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

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
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
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
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
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
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
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
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
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
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

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
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　眞宗皇帝增置言事
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
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
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
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
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
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
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
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父之亦廢至　神宗

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
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
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
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
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
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
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
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
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
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

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
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　眞宗皇帝增置言事
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
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
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
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
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
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
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
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父之亦廢至　神宗

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寵
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蓋御
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繞有東西獄七年
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
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
垂七十年寖以圮壞　神宗皇帝伻圖程工以授
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
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
事闢門東鄉增庳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撫宏遠矣
繼志述事屬于後人　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

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
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
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
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
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
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
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
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
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
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

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
禦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
嗣之意　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
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
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
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
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
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
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
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
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
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
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
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
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
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
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
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絶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

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
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
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
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
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
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
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
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
賓客沿鑑湖上載山以尋將軍祕監之跡登望稍
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
子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
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
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
尚踈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
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
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
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
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
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
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

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絜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況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　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摶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爲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爲學子除吏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劒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爲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務

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誡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爲之甚詳以至榆薤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茭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爲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豳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涖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訪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庳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賓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宇庖突以備燕饗凡爲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也客有踐其境

造其門升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
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閎闢而大輿阼別
而正囷倉廐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
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
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
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
故予樂爲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
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
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眞學不善變故爲輪扁之
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
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
敝殆有甚焉以學爲僞以智爲鑿以仁爲姑息以
禮爲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
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
學士燔藝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
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皐陶之書皆曰稽古
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
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

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聲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鼓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爲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爲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濛盈卷軸尚病欵啓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爲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三